

潮汕“阿嬷”征服全国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首次单日票房破亿元，预测总票房超13亿元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侨批活起来

截至5月16日19时33分，粤产侨批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获得一项新成就——其全国单日总票房首次超过1亿元。同日下午，影片观影人次突破1000万人。根据猫眼专业版，该片的预测总票房已飙升至13.34亿元。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上映17天，不断打破市场对这部中小成本全素人方言故事片的固有判断。影片不但在“五一”档持续逆袭，更在档期结束后坐稳市场“霸主”之位。5月14日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首次拿下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票房日冠，彻底完成从区域爆款到全民口碑佳作的进阶。5月16日，影片单日票房突破1亿元，占比超过当日全国票房的72%，用硬核数据印证了广东本土故事的强大感

染力。

回望上映以来的票房之路，这部潮汕方言电影一路创造多项行业纪录，书写了中小成本影片的破圈传奇。影片上映初期排片率极低，初始市场预测票房不过数千万元，却凭借口碑驱动持续逆势上扬。5月9日，影片累计票房正式突破1亿元，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素人主演、票房破亿的故事片。此后，影片接连拿下单日票房、观影人次、上座率、预售票房的大满贯纪录，连续多日登上全国票房榜首，跻身2026年华语影片票房前列。这份亮眼成绩，既是市场对真挚创作的认可，更是岭南文化破圈传播的生动实践。

影片的成功，离不开广东电影产业精准的发行扶持策略。依托“广东影视政策15条”的政策红利，《给阿嬷

的情书》创新采用“区域深耕、口碑先行、梯度扩映”的发行模式，先扎根潮汕本土，再从广东市场打开基础盘，接着凭借真实口碑逐步辐射全国，精准撬动下沉市场与大众共情。同时，广东持续扶持本土青年导演、深耕侨乡文化题材，为中小成本方言影片搭建创作、孵化、宣发全链条保障，让扎根乡土的优质故事拥有走向全国的通道。为岭南题材电影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。

口碑一路领跑，是影片征服全国观众的核心底气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豆瓣开分即达9.0分，后续稳定升至9.1分，稳居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。在该片的豆瓣页面，观众五星好评占比超六成，整体呈现近乎“零差评”的口碑态势。

影片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叙事核心，讲述了潮汕阿嬷跨越半生的跨洋守望故事。全片启用素人演员、全程采用潮汕方言，没有流量明星加持、没有刻意煽情套路，以生活化的表演、细腻克制的叙事，还原侨乡人的情义坚守，更把中国人骨子里的隐忍、担当与乡愁娓娓道来。正是凭着这份朴素和真挚，来自潮汕的“阿嬷”最终打动了全国观众。影片的成功，既激活了侨批文化的时代生命力，展现了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，也证明了本土现实题材、方言温情叙事闯出广阔市场空间的可能性。这部从潮汕出发的光影“情书”，不仅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，更让岭南故事、广东精神走向全国，为国产中小成本电影、本土文化传播树立了全新标杆。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

我阿公叫郑木生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国产电影中不可多得的精品，这越来越成为共识。这个“有情有义”的故事，已有大量的文字条分缕析。我在被感动的同时，觉得还要为电影鼓掌叫好的是，它开掘了侨批这一民间原生态的“草根文献”宝库，使观众切身认识了侨批。

虽然“侨批档案”早在2013年便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记忆遗产名录》，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，但具体什么是侨批，想来多数人还是停留在名词层面，最多知道那是“信款合一”的跨国家书。不要说侨批使用区域之外的人们不了解，就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阿嬷的子孙辈对侨批也已相当漠然。阿嬷的孙子因为被迫债而向计叔叔，两人才想到阁楼上阿嬷收藏的侨批，目的却是根据上面的地址去找“富豪阿公”要钱。孙子走了一趟泰国才发现，祖辈的侨批原来隐藏着一个人之间长达40年的情感故事。这个发现完全是歪打正着，属于“坏事变成好事”。

侨批是华侨移民史、创业史的历史见证。现存的十几万封侨批档案，不啻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文献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将之具象化，“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”，通过遴选的侨批史料，塑造出郑木生、叶淑柔、谢南枝三个主要人物，让观众具体感受到了侨批中的家国情怀。换言之，电影使侨批活了起来，生动起来，它不再是泛黄的信笺、沉默的文字。当然，表面看去，侨批里的文字多为对父母的问候、对子女的关爱，似乎只是家长里短，像银信局先生狄功对木生转述的回忆：“你老婆说前两天烤番薯，一家人吃得可开心了，你大儿子还放了几个屁。”但侨批既然被誉为“侨史敦煌”，其文化价

值的一面就非空穴来风，只是需要深入进去，打捞、钩沉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家族史折射出的往往是社会史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所折射的，首先是潮汕乡亲的海外生活史。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，拥有深厚悠久的海外移民历史和庞大的海外华侨群体。当年人们漂洋过海，生活压力显然是主因，郑木生还有逃避“抓壮丁”的一层原因。在海外漂泊的他们是怎样生存的？木生是一个缩影。他蹬三轮、跑货船，省吃俭用，把攒下来的一分一毫都寄回家乡。寄回的方式，就是通过侨批。电影中有多次读信的情节，文绉绉的表述有时令人忍俊不禁，逗罗那边的，其实出自代笔先生。木生第一次去裕丰银信局寄批，人家问写些什么，他说“寄两百块钱回去，跟她说，别担心，我在暹罗很好”，完全是大白话。又有一次，他说“现在天气冷了，叫她穿暖和，暹罗这边热死了，叫她寄相片过来”；见诸侨批的是：“暹罗日猛，通身热热，速寄相片来，以解相思之苦。”加上来银信局寄批的人每天都排成长队，折射出早年的海外漂泊者大多目不识丁，所以木生偷偷请先生教住处的孩子们学文化，这又折射出中国教育当时受到当局的歧视和打压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侨批活化的重要成果，可喜可贺。开掘这一文献宝库，以家族史来再现社会史也是一个思路。意大利有部电影叫《灿烂兄弟》，讲的是一个普通意大利家庭的两兄弟的人生，包括亲情与爱情，同时串连了20世纪该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：60年代佛罗伦萨大火、70年代都灵蓝领工潮、80年代米兰学生运动及红色旅恐怖袭击等。家与国，从而更为有机地融为一体。

文田东江(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)

破冰

——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启示



投稿邮箱：
xindazhongyingping@163.com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犹如卵石在塘，其朴素真情，以及对艺术本真的唤醒，近乎温柔地撼动了某种“常规”，引人深思。

潮汕老厝的斑驳砖墙、阿嬷布满沟壑的老脸，占据整个画面，久违却震动心扉的生存感，层层涌来，瞬间打破了习以为常的叙事惯性。

那些虚幻与欺骗，经由技术包装与商业逻辑的共谋，早已成为文艺生产流水线上的标准化部件。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返璞归真，已非怀旧乡愁，而是一种直率的追问：当矫饰成为常态，真实本身是否已构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挑战？

影坛文坛，对这部“异类”，或许还需要时间咀嚼。那么这部电影究竟触动了什么？

其一，是依附于资本与流量的“成功”法则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缺乏工业化的视觉奇观、跌宕的戏剧冲突、流量明星的加持——这些往往被视为通往市场的金钥匙。其二，它挑战了占据话语高地的精英趣味。其气质既不“先锋”，也不“深刻”（以某些学院派的标准衡量），更不以概念先行拔高自身。它仅仅是定义于潮汕本土的、一个具体生命的真实印记。

回望中西电影史，那些被铭记的

“特例”，无不闪耀这样的光芒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《罗马11时》，将镜头对准战后废墟上的普通人，以近乎记录的影像揭示生存苦难，其力量源于对“真实即

深刻”的信念。中国电影史上，费穆的《小城之春》借由江南小院里压抑的情感漩涡，搅动时代的沉重时间；侯孝贤早期作品如《风柜来的人》《童年往事》，则通过个体生命经验的沉淀，不动声色地刻画出台湾社会变迁的肌理。这些作品遵循着同一规律：忠实于个体生命的具体性与在地经验的真实质感，拒绝以概念化、类型化或宏大叙事抽空人的血肉。正如安德烈·巴赞所言：“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”，其伟大，在于无限逼近生活本身的复杂与丰厚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与陈剑晖曾有论文，题目是《按人的方式写人》。

反观当下，新大众文艺生态其实正面临诸多异化力量的挑战。首先是“数字奇观”对情感的侵蚀。超大投资、炫目特效堆砌的“大片”，试图以感官冲击替代心灵的深度触动，“震撼”逐渐成为“震惊”的廉价替代。其次，是“算法词喂”下的叙事同质化。为精准投喂特定受众的“爽点”，人物扁平、情节套路、情感模式化成为流水线标配。本雅明所警惕的“机械复制时代”艺术“灵韵”的消散（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），在技术更迭的今天，以更精巧隐蔽的方式加剧。最后，是“地域性”在全球化消费市场中的减弱。为了迎合更广泛（或更模糊）的受众群体，地方文化特色常被简化为奇观符号或风味调料，失去了其作为独特生存经验与文化认同载体的根本价值。

梁启超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中强调小说（推而广之至文艺）有“熏浸刺提”之力，能“新民德”，但若创作本身沦为幻想的制造机器，其所谓教化功能也难免落空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启示，在于它为新大众文艺的“本真”树立了一个明晰的、难以忽视的路标。新大众文艺的本真，必然要求创作者从虚浮的高空降落，沉入生活的根部，尊重具体生命经验的独特性与在地文化的深刻性。它不拒绝技术，但警惕技术对真实的过度介入；它不排除叙事技

巧，但拒绝技巧对真情的遮蔽；它渴望共鸣，但不为了流行而牺牲表达的诚实与锐度。潮汕文化的坚韧、内敛，以及家族亲缘的厚重，在这里并非被猎奇展示，而是成为包容人类最普遍、最核心情感——亲情、依恋，面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——的独特容器。这种从“缝隙”中透出的光芒，因其质朴反而更见纯粹与力量。

此片的突然走红，与其说是一个意外，不如说是一面镜子。它呼唤一种被渐渐遗忘的创作伦理：文艺首先应当是对生存真相的诚实面对与庄重表达，而非用于编织或贩卖幻象的工具。真正的文艺，永远是源自生活的艰难长歌，它蕴含着对安逸的某种审视、对既有规则的叩问，甚至不回避对伪饰的真诚面对。

可不可以暂时用人的实践和真相，重归久违的“人话”，因而心底焕然一新？可否允许不呐喊、不煽情，却绵长而克制的叙事，映照现实的人情淡薄、记忆流失、根源遗忘的现代症结？可否让观众在泪水与感动中反思，我们是否已在匆忙的生活中，遗失了书写“情书”的耐心与勇气？可否像英歌的槌花和血色侨批一样，有力托举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以及目前致力于粤潮大地、艰难前行的片组们？

潮汕文学与方言电影，正在沉重的陈旧与惯性中反侧辗转。英歌是惊醒它们的重锤，而撕破虚饰无力的宠溺，真正地破冰，才是出路。在一场座谈会上，大家对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讨论热烈，评述肯定。我对它的评价是“近百年来潮语、方言电影的破冰之作”。破冰意味着春天、融化、畅行！

更有价值的是，它深藏的一些理论问题，有助于文学与电影创作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，乃至解析或制定更复杂的课题与规则，同时也为文化投资的方向与方式提供参考。至少，它首先撬动了大潮汕的文化沉积，把觉醒了的文化群落，推向全新的境地。

文/郭小东(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)

微评

换成别的片子，阿嬷知道丈夫没了、信都是陌生人写的，高低得歇斯底里一场。但电影里没有，阿嬷就愣了一瞬，然后起身捧伞去厨房，看看凉了的橄榄菜。就这几秒，我眼泪哗就下来了。真正的伤心不是嚎啕大哭，是生活还得继续。这种克制反而比任何哭戏都狠，因为你不知道她把所有东西都嚼碎了咽下去，不让你看见。导演太懂中国人了——越大的事儿，越不吭声。

——王玉

这片子没有一个熟脸，主演全是头一回拍电影的普通人。可奇怪的是，84岁的吴少卿演阿嬷，皱巴巴的脸、慢吞吞的动作、慈祥的眼神，比多少专业演员都真。她不是在演阿嬷，她就是阿嬷本人。这片子让我明白了：真感情不是靠演出来的，是长在身上的。

——楠

素人演员没有表演痕迹，他们的笨拙与生涩，反而与角色融为一体——那些潮汕乡村的老人、南洋街头的华侨，仿佛不是“演”出来的，而是从生活中直接走进银幕的。这种“去表演化”的处理，让情感的传递变得异常纯粹。

——影电的我

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替别人丈夫代写家书一写就是几十年。郑木生下南洋教人遇难了，她不说；帮叔拉大三个孩子，她不求回报。这不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“仁义”吗？不是戚戚似亲戚，不是亲人却像亲人。现实中，我们身边其实也不少这样的“陌生人”——邻居老太帮你收了十几年快递，楼下早餐店老板娘记住你不吃

香菜，都是小事，但暖人一辈子。

——长乐

这片子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潮汕话。一开始还担心听不懂，结果几句看下来完全没障碍。倒不是因为字幕，是因为话里那种调调太熟了——“食未”“好孬”这种家常话，像我外婆嘴里说出来的一样。现在很多片子讲究“普通话标准”，但哪有自家方言听着熨帖？这片子不端着不装着，把最地道的潮汕烟火气全装进去了。

——momoko

全片没有一句豪言壮语，阿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做人得有情有义”。不是喊口号，是挂在嘴边的一句家常，像咱妈说“在外面要吃好喝好”一样稀松平常。但偏偏就是这句话，撑了她半辈子。现在人和人之间越来越淡了，过年群发个祝福都算到位了。这片子像一记闷拳——提醒咱们，别把“情”和“义”弄丢了。这七个字，比多少大道理都顶用。

——丁莹

我是汕头人，让我客观评价很难，因为我会带着一层故乡滤镜给高分。但它绝对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好电影。以前一直羡慕山西有贾樟柯，现在可以不用那么羡慕了，因为我们也有蓝导了。

——juventusyq03



扫码获取
《新大众影评》
更多内容

本版海报及剧照均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片方提供